

# 女性奇論

陳蒼多◎譯

芭芭拉·席特曼◎著



為什麼只要女人顯得漂亮？  
為什麼她們被稱為「美麗的一性」？  
· 女性主義者都在懷孕、生產、哺乳。  
· 男女越來越沒有差異，卻越來越分離，  
越來越不合作。

實用女性學③⑤

# 女性奇論

芭芭拉·席特曼 著

陳蒼多 譯

# 女性奇論

---

作者● 芭芭拉·席特曼

譯者● 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02) 9789528・9789529 傳真 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

印刷者／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84 年 11 月初版

定價● 170 元

[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

---

ISBN 957-733-193-9

## 譯序

陳蒼多

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似乎大部份以美國的女性運動思潮為藍圖。德國著名的女性主義者芭芭拉·席特曼這本《女性奇論》就顯得格外值得注意了。

本書所討論的範圍不但廣泛而具新奇，舉凡性高潮、對孩子的欲求、強暴與性慾、女人對美的追求、胸房的哺乳功能、墮胎、兩性之間的差別與類似等等，莫不以鞭辟入裡的見解，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是作者提出「個人即政治」的觀點，更是言人所未能。

作者對於女性的陰蒂中心論——不需要男人的陰莖來製造陰道的性高潮——似乎不盡表示同意，這一點很值得探討。除外，作者對於「男女越來越沒有差異，卻越來越分離，越來越不合作」，也有相當的論述。至於「痛苦是快感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為什麼只要女人顯得漂亮？為什麼她們被稱為『美麗的一性』？」「女性主義者都在懷孕、生產、哺乳」、「未出生的嬰兒沒有生殖能力，並不是一種自主的生命形式」，以

及「一種性器官如果沒有另一種性器官，等於就是沒有」，更是難得一見的奇論，尤其是，作者將女性的乳汁與男性的精液相提並論，更是一種令人印象深刻且很具說服力的意象。

本書認為，理想的女性主義需要兩條途徑，即政治的途徑與美學的途徑，一者堅持平等，另一者堅持差異。現今台灣的女性主義者（或者一般的女性主義者）似乎比較強調政治（平等）的層面。平等固然值得追求，但差異乃審美觀念之所本，也不能忽視。至於這兒的「差異」是指哪些方面呢？其中大有文章在，請讀者自己在本書尋求答案。

## 前言

個人即是政治：這是學生運動的口號之一。今日，問題在於：防止最後殘存的公眾生活，被視為只是個人問題而已。在一九六八年，家庭生活與愛情，被排除在個人領域的保護之外，放置於「政治討論」的範圍中。今日，情勢已經反過來，屬於全球性和天啟式的衝突，被當做感情的問題來處理。我們很難讓「個人」與「大眾」之間的衝突要求維持一種平衡：兩者的利害關係應該私底下處理呢？還是公開給所有的人？也許，唯一的運作方式是：以「後見之明」的有利觀點加以改正，每當「利己主義」或「公眾好奇心」侵犯彼此的領域或受到阻礙時，就施加抗拒的力量。

個人即政治：在學生運動中，這是一種要求，提出要求的人是政治化的個人，以及比較專注於自己的個人生活的人。他們想要發現一種共同的架構，使得他們能夠分析社會化的過程——因為社會化的過程支配個人的內心關懷（控制個人的內心關懷，也將之組織化）——也同時使得他們能夠改變外在的世界。當時，人們並不期望以偶然的方式

獲得個人的快樂，也不期望藉著剝奪別人的快樂而獲得個人快樂。人們期望，個人的快樂的獲得，是一種不同的快樂所造成的結果，也是一種不同的快樂的反映，那就是「大眾的快樂」。然而，縱使今日社會狀況反而是以「個人的內心生活如何呼應社會狀況」來評估，那麼，今日還是透露出那種運動的一點精神，即個人的福祉取決於外在的環境。但是，今日並沒有反運動，並沒有人努力要將「個人生活的強化」，將「主觀性的強化」重新結合以一種「改良」的客觀性——也就是人們至少努力要看清以及加以影響的一種客觀性。個人情況中的私人「自由」與改良經常是令人希望的，但是，它們很少是不需代價的。如果我們必須以安心和真正的信念為代價，才能獲致它們，那麼我們必須努力：努力改正社會狀況，因為私人的快樂或不快樂取決於社會狀況。

「堅硬」的政治問題，諸如戰爭與和平、生態與工作，總是能夠動員大眾。「較柔軟」的問題，諸如對於家庭、孩子、性慾的批評，以及兩性之間的關係，可能被治療運動所吞沒，也可能消失在一道象徵「膽怯的認命」的高牆後面。只有女性運動繼續要求我們應該以政治的方式討論個人的問題。

難怪。個人的領域對於女性而言是直接的政治問題，因為個人的領域不放過她們，因為她們無法推卸對個人事情的責任。那些不想過家庭生活的女人，會讓個人問題成

爲政治問題——縱使並不想直接這樣做——所踏出去的每一步都遠離家庭。一個處於議壇或政治舞台的女人，等於把個人的事物，諸如女性的嘴或裙緣，變成公衆的事物。家庭外的女人越使得世界習慣於她們的顯性，人們就會越快不再將女性特質等同於個人生活，所以，個人的問題之所以是政治的問題，不再僅僅是因為女人踏進了公衆生活之中。不讓人們將女性特質等同於個人生活，其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工作與影響力具備有一種性質，使得政治問題無法被貶抑到個人領域中。

但是，我們仍然面對已解放的女人以及處於解放過程中的女人的個人生活。我們仍然要考慮她們的個人存在，也要考慮其他女人的個人存在，因為這種存在引起人們從女性主義者的觀點提出批評與評論。在這兒，女性運動也繼承了一九六八年的銳氣。這種運動仍然知道如何將個人生活私密的一面結合以社會，結合以社會的歷史、習俗、道德以及政治，藉著了解這些事物如何發生而知曉如何可能改變它們。對於個人問題——從墮胎到「女性性慾」的觀念——進行政治性的討論，正是女性主義運動的最偉大成功之一。女性主義運動勇敢地堅持這些衝突的政治層面，也提供了一種必要的貢獻，有助於保存政治討論的能力，因為這種能力已經受到兩種因素的威脅，其一是改變中的政治趨勢，其二是治療運動所導致的個人快樂的過度私人化。但是，個人問題的這種改變中的



內容，這種再度的私人化，以及因此造成的個人需求的侵犯公共領域與政治領域，還有，一度是政治辯論的這種逆反現象，也影響到女性運動以及女性運動處理個人生活的問題的方式。女性運動過去缺少——現在也仍然缺少——機會去進行理論層面的辯論。

沒有人提出對立的觀點，做為女性運動辯論的對象，沒有人問「為什麼？」，無法對於它所提出的論點進行再思考與批評。如此，由於環境的壓力，女性運動在計劃與設計方面很危險地瀕臨枯燥無趣的獨斷論。就像我說過的，涉及女性運動的女人是沒有罪過的：終究說來，甚至最有想像力的改革者，無論他們的建議被毫無疑問地接受，或者受到阻礙，或者即刻遭受拒斥，在面對大眾的慵懶態度時，都會顯得無能為力。當一個社會運動獲得成功時——而女性運動已經推動了很多領域中的事情——認真的反對者就會減少，但是，他們卻有機會去檢驗這個運動針對一種理性的反批評所創造出來的那些觀念與烏托邦。同時，這種（相對的）缺少公眾批評的現象，會被視為一種更大的成功——雖然實際上它會導致停滯狀態。當事情進展到這個階段時，只有一件事可做：從運動本身的內部之中指定一位唱反調的人，以嚴肅的態度進行自我批評，並將之呈現給大眾。

本書中的十篇文章不離女性運動所專注的最古老主題之一：性慾。在這個最具個人

成份的領域中，女人已經發現了她們的基本政治本質。當初，那「小小的差異」似乎太大了，無法導致解放與男人的認同；獨立的女人不可能考慮生小孩。這種情況今日仍然真實嗎？這種情況過去曾經是真實的嗎？如果能夠在理論上辯護兩性之間的愛以及母性，而又不犧牲解放的目標，那麼難道不得嘗試嗎？

畢竟說來，也有一種「私人的快樂」並非依賴一種不自在的妥協。女性運動當初以激烈和正當的態度譴責「傳統的家庭幸福之為女人的唯一期望」。但是她們用以取代的東西——女性的團結——只是做為一種出發點而已。她們並沒有提出正面的計劃，以包含另一性與孩子。這一點並不令人感到驚奇，因為僅僅以拒斥的行動為開始就足夠了。但是，現在卻應該考慮女性主義運動陣營之外的廣大人口應該如何進行，而不被迫妥協。有足夠多的人由於變得更保守而改變了趨勢。如要阻止他們，我們不能只是繼續再陳述這個運動的立場及其誠正特性，一直到獨斷的成份也變得令人厭倦。相反的，這樣做絕對會失去一切。也許，我們現在必須做的是「進入虎穴」，也就是說，去處理反對陣營所提出的論辯，而所謂反對陣營在我們看來就是男權社會的偏見、有關性別歧視的習慣性謊言、針對女性的愚蠢而發作的新舊情緒。反對陣營的論辯有什麼有意義的成份嗎？我們在什麼地方忽略了什麼嗎？我們省去了某些細微的區分或情緒矛盾嗎？我們沒

有看到一些曖昧的地方嗎？我們只有更仔細觀察敵人，才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當我說「進入虎穴」時，我並不是說跟敵人聯盟，而是說在非常靠近的地方與他們作戰。

我認為，由於害怕受到錯誤一方的喝采，所以女性主義者時常無法進行思索。進行思索有時意味著更謹慎地思考——而我們越分辨得清楚，就越能夠確定一種情況，那就是，儘管反對陣營發出喝采，它還是會位居思潮的另一邊。換言之，如果我們冒險從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前進，而仍然能夠顯示出差異，那麼此時，也只有此時，反對陣營才會明顯地「固定」在另一邊，被拋置在身後。

在我的文章中，我努力要盡可能嚴肅地看待另一邊，並且只有在必要時才會指出另一邊的錯（但在有必要時，我一定會這樣做）。我也提及女人的偏見，女性主義者必須說出的善意謊言，以及針對男人世界的規範而發作的新舊情緒。如果你們記得，只有那些已消失的政治形態才是一直正確無誤的形態。那麼，你們就能夠允許女性主義運動犯一些錯誤。至少，這個運動仍然還在動著。

# 目 錄

譯序 3

前言 5

第一章 「誘發」迷思 13

——女性主義者對於性高潮的討論

第二章 趨向一種更現代的世俗 29

——對於孩子的欲求

第三章 強暴與性慾 49

——分界線

第四章 美、民主與死亡 63

第五章 乳房失去了情慾功能 85

第六章 「用一把象牙刀雕刻」 105

——女人塑造客體的困難及其對愛情的影響

第七章 穿著閃亮甲冑的騎士 123

——對於一則陳腐神話的沉思

第八章 墮胎法律以及免於身體傷害的權利 137

第九章 兩性之間的差別與類似 157

第十章 「女性性慾」的幻象 177

# 第一章

## 「誘發」迷思

——女性主義者對於性高潮的討論

新女性運動的歷史，在七〇年代初期隨著墮胎運動而開始。墮胎運動是相當驚人的運動：它影響了較高階級的政治，並且也動員了很多女性。但墮胎運動只是一個較廣大的問題的分支，而這個較廣大的問題就是「女性的性慾」——開始時是推動女性運動的真正有組織的力量。女性主義者曾對這個較廣大的問題——女性的性慾——提出強烈和實際的意見。除了閱讀、駁斥、辯論以及遊行聚會之外，女性主義者也避開男人，建立女人的自治團體，以及女人的假日陣營，並且在史前母性形像所象徵的力量之中，以及在古埃及女王所象徵的美之中，發現她們的歷史。她們所引導的革命是一貫的，並且很有成效：也許只直接影響小部份的人，但卻對較大多數的人發出了警報。

如果根據那些支配性行為和兩性關係的古老模式來看，那麼，女人和男人本來各佔了很明確的地位，即「引誘者」和「征服者」，但是這些古老的模式，卻在女性運動的討論和行動之中崩潰了。「陰莖嫉羨」(penis envy)被指出是一種男權社會的投射，陰莖本身被指出是多餘的——就女人的滿足而言，而陰道的高潮則被看做是一種神話。

也許，有很多動機使得女性主義者拒絕去順從男人的願望，或者以十分簡單的方式來說，拒絕順從性的傳統，以及社會所期望於她們的「生育小孩和養育小孩」（並且從此可能有很多新的動機產生了）。然而，如果女人沒有決定把「拚命尋求童年後期的歡

悅，以及拚命尋求幻想和夢想的歡悅」改變成「真實而具體地面對歡悅」，那麼，任何的這種拒絕行為都會是可想像的。

從現在起，任何的事情都無法阻擋她們：無論是懷孕、孩子、有陰莖而行動很墮落的男人，都無法阻擋她們。女人發現了對於女人的愛，發現了自我之愛，或者她們把她們與男人之間的關係做了革命性的改變——在男人所能忍受的程度之內。

從一開始，女性運動就一直注意要提出生理和心理的論辯，來支持這個運動的反抗態度——表現在理論性作品和報章雜誌之中。例如，她們宣稱，女人外在性器官的設計是以陰蒂為中心，從這一點來判斷，女人天生不是要經由與男人的性交得到滿足的。還有另一個例子：對於「母性」的心理傾向並不是一種女性的特徵，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和一種教育性的命令。因此，女人在尋求歡悅時，拋棄與身體生殖功能有關的一切裝飾，脫離了男人、陰莖，脫離了對懷孕的恐懼以及對於避孕藥的恐懼。事實上，她們沒有承受什麼負擔，好像她們會在任何時刻逃跑。

數以千計的女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感激那些令人興奮的歲月——在這些歲月之中，女人的信心、好奇心以及自我了解都急劇增加。只有當現在以默契的心情回顧當初，我才認為，對於最初的論辯所提出的批評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是必要的。當然，我



們總是有事後的聰明；但是，我們事後會變得多聰明呢？這就要看我們敢於多麼仔細地檢視一件事，那就是，開始時的狀況現在演變成什麼情況了？

我想，女性主義者的很多論辯——關於女性性慾，關於陰道和陰蒂高潮，關於「插入」，以及關於「母性」的意識形態——都是女人試圖趕上六〇年代的偉大解放，試圖獨自重新詮釋這種偉大的性解放。

到現在為止，情況很好。但是女性主義者的性革命並沒有去爭論那次性解放的缺失和錯誤。女性主義者的性革命並沒有改正這些缺失和錯誤，甚至沒有去處理它們，反而使它們永久存在。是些什麼錯誤呢？以後有很多的想法和作品都以六〇年代的解放為目標；最嚴厲和最悲觀的批評之一指出：避孕藥、迷你裙，再加上禁忌被粉碎，以及性接觸的容易，已經使得那象徵純粹的——雖然絕不是沒有衝突的——人類相互關係的最後堡壘之一，淪為物質世界的污名：性成為一種消費品，搭檔可以交換，歡悅成為一種玩笑，成為一種廉價的刺激，第二天早晨醒過來就遺忘了。

我們沒有證據來指出，女性主義者認為歡悅（歡悅畢竟是她們所追求的一切）是一種廉價商品。相反的，有很多女性主義者宣稱，女人在「古老的性角色」中所嫌惡的事情，正是男人的膚淺和缺乏想像力。我在這兒並不關心女人個人所追求的是什麼，她們